

ДМИТРИЙ ГЛУХОВСКИЙ

МЕТРО

2035



glukhovsky.ru

18+

第二章：地铁

“你能听我说句话吗？”他问安娜。

安娜已经没有这个心情了。

阿尔乔姆的衣服还是在门口地板上，就在他扔的那个地方。安娜没有整理一下那些衣服或者把它们挂起来，她就踩着它们走出去，好像生怕碰到那些脏衣服。也许她真的是怕上面的辐射。（译注：辐射一般会残留在灰尘等小颗粒上。理论上把地面尘埃全洗干净后就不会带入辐射。）

她更需要那些毯子。阿尔乔姆有办法让自己暖和起来。（译注：此处为讽刺。强烈辐射会使物体发热。）

还好她走了，太谢谢你了，安娜。谢谢你不愿和我说话，谢谢你不回我的话。

“我谢你全家！操！”阿尔乔姆大喊。

“我能进来吗？”有人在防水帐篷外回答，“阿尔乔姆？你醒了？”

阿尔乔姆穿上裤子。

外面的小板凳上坐着一个人，他显着要比实际年纪老很多。他放松地坐着，一看就是已经等了很久了，而且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。这个老头是其它车站来的，他懒懒地呼吸着空气。那样子一看就是外人。

阿尔乔姆用手挡住展览馆站里猩红色的灯光，从手指缝里瞟向那个不速之客。

“你来干嘛，老头？”

“你是阿尔乔姆吗？”

“也许是吧，”阿尔乔姆吸了一口气说，“这要看具体情况了。”

“我是荷马，”老头自我介绍，“他们都这么叫我。”

“是么？”

“我在写一本书。一本书。”

“有意思，”阿尔乔姆敷衍道。

“一本历史书。差不多的那种。关于我们地铁的历史。”

“历史书，”阿尔乔姆漫不经心地回答，“写来有什么用？历史已经终结了。结束了！”

“那我们呢？有人得记录我们...把所有这里的事情告诉子孙后代。”

阿尔乔姆想，如果他不是米勒派来的，那他是谁？从哪儿来？来做什么？

“子孙后代，挺神圣的使命啊。”

“况且，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最重要的事...我们这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。记录所有的转折和大事变。但是，我们怎么记录？人们不喜欢记枯燥的历史事件，他们喜欢听故事，听一个英雄的故事。我正在寻找素材。我曾以为已经找到了那个英雄...但事情发生了变化，故事讲不下去了。然后我听说了展览馆站，还有...”（译注：此处英雄指2034中的猎人亨特，最后他未能拯救爱人和病人。）

那个老头显然不太擅长表达想法，阿尔乔姆也帮不了他。阿尔乔姆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。但两人间的空气中一个气场逐渐形成，像是要随时爆炸把阿尔乔姆撕成碎片。

“他们告诉了我展览馆的事...有关黑族人，有关你的。我意识到你是我要找的人，来完成...”

阿尔乔姆点点头，他终于明白了。

“这会是一个不错的故事。”

连招呼都没打，阿尔乔姆猛地站起来走开，把冻僵的手放进口袋。老头惊愕地呆在板凳上，还在对着阿尔乔姆的背影解释着什么。但阿尔乔姆就像聋了一样。

阿尔乔姆眨了眨眼，视线逐渐恢复，他不用再眯着眼睛了。

潜行者一般需要很长的时间来适应地面上的光线，一年已经算是很快的了。大多数地铁居民一上去就会被阳光亮瞎眼睛，就算是那种穿过云层的阳光也会让他们受不了。他们在黑暗中生活了太久了。但阿尔乔姆上去过，他见过那个他出生时的世界。如果你适应不了阳光，你如何能在那一刻到来时回到地面呢？

在地铁里出生的人就像蘑菇一样，从没见过太阳。其实还好，人类不需要太阳，能补充维生素D就行了。你可以把阳光包在一个小药丸里吞下去。你也可以晒晒日光灯。（译注：阳光中紫外线会促进维生素D的合成，帮助吸收钙。钙是人体必需。）

地铁里没有统一的照明和供电系统。地铁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大家共享的，每个人都只顾自己。有些站里电力充足，所有东西都被照得鲜亮。有些站里只有一盏灯在月台中央亮着。有些站就像隧道一样漆黑，如果有人拿着一个手电走进去，他能照亮一点点周围的地板，天花板和大理石柱子。这个车站的居民就会向这个手电信标聚拢过来，感谢那一丝明亮。但最好不要让他们看到你，他们眼睛瞎了没事，但肚子可不能空空的。

展览馆站有完备的生活设施，那里的居民是上天的宠儿：有些人甚至有从地面上带下来的发光二极管，用于帐篷里的照明。公共区域的照明还是用的那种带红色外壳的紧急照明灯，发出那种洗照片暗室里的红光。阿尔乔姆仿佛在这红光中看到了一张照片逐渐显现，那是五月的一个明亮的清晨。（译注：核战在五月那天早上爆发。）

突然照片过曝了，蒙上了一层雾，变成了十月灰暗的一天。

“不错的故事，是吗，尤金？记得黑族人吗？”阿尔乔姆喃喃自语。但一旁总有其他人会回答他，总是一些无关的人回答他。（译注：尤金是阿尔乔姆儿时的伙伴，2033中一起去的里加。阿尔乔姆的自言自语一般是在和他说话。）

“你好！阿尔乔姆！”

“阿尔乔姆，你好！”

所有人都和他打招呼。有些人喜欢他，有些人讨厌他，但所有人都尊敬他。因为所有人都记得黑族。他们都记得那个故事，但没人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。

展览馆站是现在6号线的尽头。两百个居民住在两百米长的站台上。正正好好。多一个人就挤得喘不过气，少一个人就没法抱团取暖。

这个车站一百年前就建好了，在苏联帝国时代，用帝国的最爱——大理石和花岗岩建成。这个车站代表了胜利与荣耀，像一个宫殿一样。当然这个车站是在底下的，所以有些像一个博物馆和坟墓的合体。车站里弥漫着祖辈的气息，其他车站也都一样，更新建的也不例外。好似地铁的居民长大了，但还是被紧紧抱在在祖辈的膝盖上下不来。

大型的拱门连接着被烟熏黑的柱子，柱子间是老式军用帐篷，里面住着一家家人，有时两家人得挤在一个帐篷里。这些人已经在这儿住了二十年，你和你邻居间只隔了一层防水布，这层布隔不住那些呻吟和尖叫声。但没人在意这些，家庭依然稳定，情况就是这样。

换作其他地方，也许人们已经出于嫉妒而开始自相残杀，因为别人的孩子健康而你的孩子病重，因为不能勾搭别人的妻子或丈夫，因为掐死别人就可以睡进更大的帐篷。但展览馆的居民不知怎么都单纯而友好。

这里就好似是一个村庄或者原始部落，所有小孩都是大家的。如果你邻居家的孩子健康活泼，大家会一起庆祝。如果你的孩子生病了，大家会尽力帮助你。如果你没地方住，有人会给你腾地方。如果你和朋友吵架，围观群众会马上让你冷静下来。如果你妻子离开了你，你迟早得原谅她，因为她并没有离开，还在这千万吨的泥土下，在这拱门下，她只是睡到了另一个帐篷里。你可能一天还要见她几百次。你必须意识到不可能忘掉她。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活下去...这就像是一个原始部落村庄。

展览馆站有一条出路——向南的那条隧道，通往阿列科谢耶夫斯科站甚至更远，通往那巨大的地铁系统。也许人们住在这里就是因为这儿是6号线尽头，他们不能再往前走

了，只能在这儿安家。

阿尔乔姆在一个帐篷前停下，呆在那里，用手电照着帐篷里面，直到一个脸色苍白的中年妇女走了出来。

“你好，阿尔乔姆。”

“你好，叶卡捷琳娜 斯金维纳”（译注：应该是尤金的妻子。）

“尤金不在这儿，阿尔乔姆。”

他点点头。他有一种冲动，想去抚摸她的头发，握她的手。那表情仿佛在对她说“我知道，我知道所有发生的事，叶卡捷琳娜 斯金维纳。”这话又像是说给自己听的。

“放下吧，阿尔乔姆，放下这个心结，别傻站着，去那边喝点茶。”

“你说的对。”

站台的两边都有自动扶梯，扶梯的大门紧闭，挡住外面带辐射尘埃的空气。这些大门还能挡住那些五花八门的“客人”。后来他们封死了一扇门，在另一扇门那边建了一个气闸用于上下地面。

墙边有一个厨房和吧台。围着围裙的家庭主妇在炉子上给家人做饭，水从木炭过滤管里留到水槽里。烧水壶一响起来，一个农夫会来倒一些热水，用裤子擦擦手，他急着找到他的妻子，这样他们可以找一个柔软的地方温存一下，同时狼吞虎咽下一些半生不熟的食物。

炉子，水壶，盘子，桌子还有椅子，都是公用的。但大家用的时候还是很小心，生怕弄坏。

除了食物以外的所有物资都是从地面上运下来的。在地铁里你组装不出什么好东西。还好以前人们会准备各种物资装备以备不时之需：电灯泡，柴油发电机，电线，枪支，弹药，盘子，家具，他们甚至还囤了很多衣服。这些衣服就像是哥哥姐姐穿剩下那种，不过应该还可以穿很久。现在整个地铁的人口不到五万人。以前莫斯科有一千五百万人。好比每一个地铁居民都有三百个亲戚，拿着衣服站在那儿：“快来拿，快来拿，这些衣服新得很。”

你只需要用盖革计数器测一下这些衣服，看看是不是会辐射爆表。没事的话就说声谢谢，把衣服穿上。

一队人正在排队等茶，阿尔乔姆默默地排到了队伍后面。

“阿尔乔姆，你去哪儿？你还排什么队，来来来，快坐下，来一杯新鲜热茶？”

茶店的主人是外号“皮大衣”的达莎，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，尽管她自己不承认。在审

判日前三天，她从雅罗斯拉夫尔附近的一个鬼地方来到莫斯科，就为了买一件毛皮大衣。她买到了一件，从此以后再也没脱下来过，她日夜穿着那件皮大衣，上厕所的时候也不脱。阿尔乔姆从来不笑话她，他也想要一件以前的自己东西：一段五月的时光，或者一个冰激凌，或者一片绿荫，或者是他母亲的笑容。

“好，多谢，达莎阿姨。”

“别再叫我阿姨！”她挑逗着阿尔乔姆，“上面情况咋样？天气如何？”

“下一点小雨。”

“靠，我们又要被水淹了？听到了吗，艾古儿？他说上面在下雨。”

“阿拉真主在惩罚我们，我们都有罪。小心一点！你的猪肉要烧糊了。”

“为什么你老喜欢提那个阿拉？！阿拉这，阿拉那的。哎呀，猪肉有点焦了...你那个男友默罕默德呢？从汉莎回来了吗？”

“他已经去了三天了。整整三天。”

“别太担心...”

“我发誓，达莎，他在那里找了其他妹子了，像你这样的...”

“什么你这样我这样的，我们都被困在这里，艾古儿，在这艘小船上。”

“我向阿拉发誓，他肯定在那儿找了个妖艳贱货。”

“哎...你该多陪陪他的...男人就像小猫一样，他们会不停地找机会想要...”

“一派胡言！他是去交易的！”一个小个子男人走了过来，喝醉了酒，长得像个娃娃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让他不能正常发育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柯里昂，你去忙你的事。还有你，阿尔乔姆，不要理会我们这些八卦。给你茶，先吹一下，有点烫。”

“多谢。”

一个人走了过来，脸上带着白色伤疤，头已经全秃了，但他有浓密的眉毛和动听的声音，所以也不是那么吓人。

“大家好，女士们好！谁是来喝茶的？好吧，我排你后面，柯里昂。你们都听说汉莎的事了吗？”

“汉莎怎么了？”